

花城文库

春草集

杨石



花城出版社

花 城 文 库

春 草 集

杨 石



花 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范汉生  
装帧设计 曹辛之

春草集

杨石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4插页 90,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书号 10261·474 精装定价 1.55元

## 内 容 提 要

杨石的散文，以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立意深远，富于哲理而著称。在岭南散文诸大家中，杨石因其作品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与风格，拥有众多读者。他开始创作于三十年代，在陶行知先生的鼓励与关怀下，一九三四年出版了《小先生的游记》。此书深受读者欢迎，曾重版十余次之多。五十年代之后，他发表了许多散文。这里收集的三十篇，是他二十多年的主要散文作品。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杨石的散文均因情而造，有感而发，颂山、赞水、咏竹、说梅，托物寄情，自然真挚，莫不激荡着时代精神和革命情怀，读之启人心智，感人至深。他擅长依景赋志，发幽阐微。《岭南春早》、《禾苗篇》、《绿色长城赋》、《山颂》、《爱竹》、《文件》、《老马》等久为人传诵的篇章，采写岭南风物，则如曲水清流；回顾历史征程，则似凝情泼墨，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杨  
石

## 目 录

岭南春早.....	1
禾苗篇.....	4
桑塘篇.....	11
绿色长城赋.....	16
山颂.....	21
水的赞歌.....	25
爱竹.....	29
说梅.....	36
东湖抒情.....	40
羊城漫步.....	46
文件.....	58
红旗.....	59
上京.....	64
乘务员同志，你们好呵！.....	71
从揭日历想起.....	76

老马	80
赤子心	98
一首小诗	97
深入基层赞	100
山与路·河与渡	108
迎春畅想	107
更强烈的节奏 更激越的音调	112
风光美和山水诗	116
让格律诗词在文艺百花园中盛开	118
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126
永恒的怀念	140
——关于陶行知先生的二三事	
怀念山海工学团	145
——记抗战前山海生活片断	
良师·益友·楷模	151
九亿黎元唱“大刀”	158
——纪念麦新同志牺牲三十三周年	
学习札记一则	164
历史性的转变	172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77

## 岭南春早

数九寒天的北国风光，早已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而在祖国的岭南，虽然也薄带寒意，却仍是千山滴翠，百卉争妍。古老的农谚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是按照中原气候说的。至于岭南，就是隆冬也一派盎然春意。

岭南的春天一片新绿，夏天，浓荫蔽日，这固然不用说了，就从秋天说起吧，也分不出这里到底是秋天呀，还是春天。

“天之于物，春生秋实”。岭南不能例外。因此虽然去年遇到严重灾害，进入深秋以后，放眼四野，仍然触目尽是盈实景象。晚造水稻是这里的主造，穗大粒实，都弯下了腰，躲在禾叶下面；秋番薯也是主造，成熟的

已经在茎面开上一层淡紫的或乳白的喇叭花。这时，荔枝收获的季节早已过去，香蕉旺产的季节却正到来。在这个时候，岭南气候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夜晚，星月皎洁，明河在天，白天则云淡风轻，天高日晶。爽朗，空阔。这种秋色是五彩斑斓、赏心悦目的秋色。而且，秋色有香。

岭南的秋季是收获的主要季节，是欢乐的季节。无论是秋色秋香、秋声秋光，都是那么色调明朗，音韵铿锵，馥郁芬芳。被欧阳修所描写的秋天肃杀之象是没有的。

不信，你看看秋收时的景色吧！到处是翠玉镶金。一片金黄色的稻子，旁边往往就是一片碧绿的新种的秋杂粮，或者在稻田四周的田塍上出现一条绿带，黄绿相间，分外鲜明，既给人以秋实的感觉，又点缀了春天的生机。你说，这里到底是秋天呢，还是春天？

再往后，秋收已经结束，大规模的冬种却正开始。这时，秋种番薯已呈墨绿色，冬种蔬菜、小麦和豌豆则刚刚破土而出，嫩绿鹅黄铺盖着大地。在粤东的揭阳岭、粤中的罗浮山、粤西的云雾山之线以南的地区，更是生气蓬勃。柑桔丛中，绿里透红，一串串果实压弯了枝丫，坠向地面；香蕉园里，硕大的蕉叶一忽儿半遮着蕉弓，一忽儿又甩开大大的水袖，迎风起舞，绰约蹁

斑。至于海南岛，就更不用说了。那里不仅椰子肥，槟榔香，咖啡赤，可可黄，而且迎着和煦的阳光，早已播下了一九六一年的第一批秧。你说，这里到底是冬天呢，还是春天？

那为什么？为什么岭南春意这么浓，春天来得这么早？是气候变啦？品种改啦？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呢？

是的，今年的春意特别浓，春天来得特别早。自然气候没有变，品种也没有改。但是，去年从北京发出的一阵响彻寰宇的春雷，传到岭南，一直震响到现在。

“大办农业”！就是这一支最强音，在岭南千百万人民的心弦上引起了共鸣。因此，在去年，春耕才罢就抓紧了夏季杂粮的扩种，夏种以后抓紧了秋季杂粮的扩种，秋收以前又开始提前大规模的冬种。而且去年的冬种和今年的春种连接在一起，根本就分不清楚，也没有必要去分清楚。

六十年代的第二春，是六十年代第一春的延续，而六十年代的春天又是从四十年代最后的一个秋天开始的祖国春天的延续。自从有了那一个春天，人民的心头就一直传播着春讯，荡漾着春意，开放着春花，虽经寒暑，永不凋谢！

1961年1月10日

## 禾 苗 篇

今天是白露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在北方的大秋作物进入成熟季节的时候，广东的晚造禾苗，却一片青葱，步入最后一段生长时期。“秋分定禾苗，一条是一条”。这就是说，还有半个月，禾苗才大体上结束它的生长阶段，进入繁殖阶段。广东农民都很懂得这一阶段的重要意义，要用尽一切办法来为禾苗追肥，务必要在禾苗将定未定的关键时刻，紧握火候，让它获得足够的肥料，在秋分以前，做到苗多蘖壮。然后，才有可能在秋分以后，做到穗大粒实。在晚造插秧以后直到秋分前后这一段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结果，便将是继早造一个较好的收成之后，晚造再有一个较好的

收成。

最近，我有粤东之行。从广州至汕头五百公里的公路线上，触目尽是碧绿的禾苗。宋人的诗句里说：“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说得夸张了些，个把白鹭飞来，要停还是找得到地方的。但是，大地确实已被醉人的熏风绿尽了。三千顷，三万顷……不，田里，路边，山脚，全都绿尽了。于是，我尽情地让自己陶醉在这诗样的田园风光中，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浮游到这绿色的海洋里去。

惯常在农村走动的人，常会感到自己生活在诗画之中。绿色的山林，莽莽苍苍；绿色的田野，碧波泱泱；绿色的草原，闪着青光。绿色成为诗一样的田园的基调，到处有生命在茁长，而且呼之欲出。当自己正在凝视这一片绿色世界的时候，忽然从眼帘中闪过一面红旗，几堵白墙，数队麻灰色的鹅阵，一群黝黑的牛羊。当自己正在谛听无数绿色的生命发出欢乐的呼唤的时候，还可能突然听到东方红拖拉机的轰响。这时，你虽不在画室，眼前却展现出最好的图画；虽不在音乐厅，耳畔却萦纡着动人的韵律。社会主义的农村就是这么色彩明艳、音韵悦耳地为我们谱写出新的田园诗画。

说也奇怪，在这一大片绿色当中，我最喜爱的是禾苗的颜色。不是不爱森林的苍劲沉实，总嫌它不够活

跃；也不是不爱草原的广袤开朗，却嫌它过于单薄。只有被禾苗铺盖着的绿色的田野，既丰厚、又活跃，在短短几个月中，用变化纷纭的色彩装点了江山，又用最丰盛的果实供养着人们。

我有过不少机会观察禾苗。我发现禾苗的生活史，是一段十分紧凑、热烈、内容丰富的历史。

在岭南，多数地区的早造是在“惊蛰”前后浸种的。惊蛰雷鸣震天下。这一声春雷惊醒了冬眠的动物，也同时催动了隐藏在谷壳之中的生机。三几天工夫，晶莹的嫩芽露出脸来，从此开始了禾苗的一段精彩的生命，也孕育了人们一造丰收的希望。当金黄的谷粒带着白玉般的芽，撒在漂着春水的淡褐色的秧田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种子的萌动引起了大地的萌动。一年紧张的农事活动从此展开了。

接着，种子扎下了根，玉芽变成翠叶。禾苗被移植到大田里，在那边繁荣滋长。一阵春风，一阵绿波，田野由嫩绿变成翠绿，变成深绿。随着绿波的扩展，希望也在扩展。

但是，如果尽是一个劲儿地绿下去，那也不行。田野固然太单调，更重要的是希望要落空。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事例：插秧误了季节，结果苗秀而不实。进入孕穗期，禾苗要转赤。有的说要“三青三赤”，有的说要“两青

两赤”。总之，要经过几番变化，才开始抽穗扬花。

你见过秋季水稻扬花时的壮观情景么？这真是大自然的奇迹。短短几天工夫，禾穗就从禾叶下面涌上来，高出一筹，笔直挺秀，亭亭玉立，很快就用自己乳白色的薄绒，遮盖着碧绿的田野。稻花有点象丹桂，只有半粒米那样大，却异常精致。在“晾花”时期，向着午间的太阳，它开得象个小银铃，挂在穗上，颤颤巍巍，十分动人。微风过处，似乎还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扑鼻而来。尽管有人称牡丹为天姿国色，兰为王者之香，但是，世界上要找出象水稻那样，能在旦夕之间变幻着大地的颜色，又用如此大量的果实供养着亿万人的植物，我想是没有的。一想到禾苗的这种魅力，牡丹的姿态固然为之黯然，兰的所谓王者之香又算得什么！

但是，更使我惊讶的，是在这柔和的绿色披盖之下，禾苗竟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一个如此昌盛的家族。

很多人知道，在插秧的时候，要狠狠地扯掉一大把秧根，然后才插下去，这件事已经够使初次插秧的人惊奇的了。粤北山区有一种“斩头禾”，生命力更旺盛得惊人。它斩头去尾，不要根也不要叶，只留下筷子长短的茎，一枝一蔸插下去，很快就会从节里生出根，长出叶，分出蘖，青青葱葱，茂盛得很。

人们都知道插秧的季节性很强，广东多数地区的农谚都说：“早造插秧过立夏，插也罢，不插也罢”，“晚造插秧过立秋，插也休，不插也休”。但是东江、西江下游一些低水田，在水利没有修好以前却往往要等秋潦过后才能把晚造秧插下去。“白露白茫茫，秋分莳浸塘”，比一般禾苗迟插一个半月。这些地区的一种叫“雪谷”的水稻竟可以迟到腊月才收刈。

广东各地都有些山禾、坡禾，并不种在水田里，而种在旱地上，甚至与松杉间作。还有些沿海地区，水深田低，插秧后往往水深一尺以上。这里就有另外一种奇异的品种，比如“深水莲”、“大金凤”、“玉绣球”等等，有的苗粗秆强壮，有的能够“水涨苗高”，始终高出水面。

虽然这些品种现在看来已经不是高产品种，但是却曾经是稳产品种。它们的出现，是人们在困难条件下战胜自然的胜利，说明禾苗不是弱者，人不是任由自然摆布的。禾苗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它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机质中培养出某种适应环境的优良特性来。

正因为禾苗有如此充沛的生命力，所以它有一个十分昌盛的家族。一粒谷种发成“三岔秧”，被移植到大田以后，通常可以分蘖五六科，抽出五六穗，每穗百把粒。毛估估，可结谷五、六百粒。要是把它插在水沟边，让他海阔天空地去发展，还可以分蘖五六十科，每穗结出

百几二百粒谷。算算看，在短短一百多天里，一代竟能繁衍出几百倍、上千倍，乃至成万倍的后代来。这不是植物界的奇观，世界上少有的大家族么！但是，禾苗却用99%的果实献给人们，只用1%来繁衍自己。你看，一亩水稻一造能打上几百斤上千斤，而用于来年的种子不过七、八斤上十斤而已。

禾苗从哪里来的这大魅力，这样好的秉性呢？是禾苗的自然属性么？当然，不是禾苗就不能结谷子。但是，我想，与其这样说，不如说这是农民劳动的结果。

最早的禾苗是野生的。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没有找到标本。在我国湮远的传说中，是神农氏教民耕作，开始农业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我国古代文明的。神话中的神农并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神农却有的是。前面说到的禾苗生长的一般规律，就是这一批神农总结出来的；在特殊情况下禾苗的特殊生长规律，也是他们发现的；所有优良品种，都是他们培育的。这些人，在过去既要与自然作斗争，又要与压迫者作斗争。经过多少痛苦的岁月，才给我们留下这些宝贵的遗产。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神农已经成长起来，正在用老神农们不敢梦想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老神农们过去用血汗和泪水浇灌的事业。为了抗击早造成熟时刮来的台风，已经有了“矮脚南特”、“广场矮”和各种名称古怪的“矮”字号品

种，几年来，大面积推广的结果，收到了良效。为了抗击晚造灌浆期的寒露风，一些新的良种也已开始培育出来。普通禾苗每穗只有百把粒，现在已试育出了“千粒穗”、“双千粒穗”。普通谷粒每斤约二万粒，现在已经试育了“万粒斤”。……这些在老神农们也当作神话的新鲜事儿，现在已经由新神农们揭开了它的第一页。

有人曾经说过笑话：将来的禾穗也许会大过高粱穗，谷粒也许会大过橄榄实。暂时这自然还是笑话。但是，谁又敢说这永远是笑话！

写到这里，我不禁愣住了。将来要写《禾苗续篇》的话，该怎么写呢？

1961年白露节